

## 明遺民歸莊著作考

黃毓棟

香港大學中文系

歸莊(1613-1673)，明遺民，與顧炎武(1613-1682)齊名，時人有「歸奇顧怪」之稱。<sup>1</sup> 歸莊的曾祖父歸有光(1505-1571)，為明代著名散文家。歸莊幼承家學，抱有經世之志，為學範圍廣泛，對天文、地理、歷史、文字、音韻等實用之學，十分關注。例如，他曾與顧炎武討論音韻、文字之學，<sup>2</sup> 又嘗涉臘天文曆法。<sup>3</sup> 其次，從他早年著述〈孔

<sup>1</sup> 秦松齡在《微雲堂雜記》中說：「顧寧人與吾友歸元恭同里閩，元恭守鄉曲，而寧人出游四方，所至墾田自給。元恭嘗邀同社諸君子會於影園，余以病不果往，元恭旋歿。余以詩哭之，又為文祭之曰：『先王道喪，士習儒悞；孔子有言，必也狂狷；歸奇顧怪，一時之選。漁獵子史，貫穿經傳；志高氣盛，雄傑魁岸。顧游四方，燕塞秦甸；君獨閉門，枯守筆硯，斫弛不羈，俗人笑冊。抱太僕文，蒐羅拾摺，胡忽隕亡，逝如飛電。』」「歸奇顧怪」四字出於此。按：此書筆者未見，上文轉引自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頁67-68。而大多人以歸、顧二人學行相推許，不諧於俗，故有此稱。詳參金吳瀾：《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光緒庚辰〔1881〕敦善堂刊本），卷三十二〈隱逸·歸莊〉，頁十二上；馮桂芬(1809-1874)：《同治重修蘇州府志》（光緒九年〔1883〕江蘇書局刊本），卷九十五〈人物二十二〉，〈崑山縣·歸莊〉，冊五十四，頁二十二上；徐燾(1810-1862)：《小腆紀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卷五十八〈列傳五十一〉，〈逸民·歸莊〉，頁644；崑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崑山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十七編〈人物·歸莊〉，頁871。

<sup>2</sup> 例如顧炎武在〈與歸莊手札〉（七之一）中說：「緝、合、葉、洽不知可通葉否？兄試為考之。」（《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亭林佚文輯補〉，頁223）又說：「月之二日將往千墩，面兄之期當在初七八。……與兄考《五經》譜四聲可哉？」（同上）

<sup>3</sup> 例如歸莊在〈跋月令星圖〉中說：「余覽所藏天文書，有月令十二月昏旦中星圖，笑其迂而無用也。月令天文錯亂，不可為據，嘗以曆家之書較之。」（《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四〈跋〉，上冊，頁276）可見他對天文曆法也有涉臘。按：由於《歸莊集》有兩個版本：1962年中華書局版和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而後書雖基本上仍照前書影印（詳正文「詩文集」節二「合集」之8），但為免讀者混淆，本文附注中所引《歸莊集》，除特別注明外，都是指後一版本。

廟兩廡位次考》，後來撰作《西漢地理志注》，及積極參與編寫《天啟崇禎兩朝遺詩小傳》，都顯示他對地理和歷史的關注。此外，在他的著作之中，不乏歷史真偽的辨析。<sup>4</sup>而他晚年編成的《震川先生集》，每篇文章後面往往附有考略，其中內容不乏對經、史、文字、音韻、版本之學的探索。<sup>5</sup>

確實，歸莊為學旨趣廣泛，著作亦甚豐富，可惜因為家境貧困等原因，以至大部分著作在他生時都沒有刊印出來。<sup>6</sup>直至他死後，其女婿金侃(?-1703)才「輯其遺詩及

<sup>4</sup> 參歸莊：〈跋王氏注哀江南賦〉，《歸莊集》卷四〈跋〉，上冊，頁279-80；〈武王觀兵辨〉，《歸莊集》卷十〈雜著〉，下冊，頁487-88。

<sup>5</sup> 參歸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涵芬樓影印常熟刊本。

<sup>6</sup> 歸莊生平窮困不堪，看來沒有可能全面刊刻自己的文集。不過，如趙允懷(1792-1839)在〈元恭文鈔序〉中說：「玄恭之文，亦幾晦矣！即其生平節衣縮食，丐募四方，刻其先太僕公遺集，僅而得就，必無餘貲自刻其文。」（見歸莊〔著〕、季錫疇〔1791-1862〕〔輯〕：《元恭文鈔》，北京圖書館藏常熟歸氏壽與讀書室鈔本，〈序〉，頁二上）亦不全面。雖然歸莊確實很窮，如在他文中，每每有賣書畫度日的記載。他〈與侯大年〉（十三之九）信中說：「向有拙筆一卷，託令岳轉售，日下待此以為看梅之資，雖復極微，需之甚急。」（《歸莊集》卷五〈書〉，下冊，頁328-29）又說：「此番賣文賣字，殊覺寂寞，令岳處未審得即付以濟急否？」（同上，頁329）另外，歸莊在他晚年所作的〈聞詛〉中也說：「顧自二十餘年來，……窮餓宜得死。」（《歸莊集》卷十〈雜著〉，下冊，頁502）歸莊好友吳炎(1624-1663)在〈歸玄恭古文序〉也這樣說：「太僕之曾孫玄恭，乃今復以文特名，年幾五十，家徒壁立，無擔石之儲，而藉文以餬其口。」（附於歸莊〔著〕、歸曾祁〔編〕：《歸元恭文續鈔》，載《國粹叢書》，上海：國粹學報館，光緒戊申〔1908〕，集一至三，冊七至八，〈序〉，上冊，頁二上）確實，歸莊晚年刻其曾祖父歸有光文集，要向八十人募捐才成事（參歸有光：《震川先生集·附錄》，頁一上至二上）。不過，他亦有少量詩文是在他生時刻刊的。如他在〈題鄧生冊子〉中說：「金陵鄧生元哲，善雕刻文字，嘗為余刻唱和集。」（《歸莊集》卷四〈跋〉，上冊，頁269）在〈與某侍郎〉中說：「詩前此奉刻本、抄本各一冊。」（《歸莊集》卷五〈書〉，下冊，頁305）在〈與杜于皇〉中說：「舊刻有病言數十首，五經義數十首。」（同上，頁308）在〈與朱宗遠〉中說：「拙刻一冊，奉博一粲。」（同上，頁310）在〈與顧寧人〉中亦說：「詩古文以乏人繕寫，不能遠寄，刻文一首呈覽。」（同上，頁324）在〈與紅雲〉信中說：「拙刻多散失，偶存二種，奉呈笑覽。」（同上，頁342）都可見他曾零星地刻刊過自己的作品。不管怎樣，歸莊除了因為窮困，沒有可能大量刊刻自己的作品，大概也在於和他在〈王周臣古文序〉中所說的話有關（「文章之有刻本，必其文果足以式當時，垂後世，於是子孫、門人，後學刻而傳之；若自刻文集，非古也」，見《歸莊集》卷三〈序〉，上冊，頁218）；另外，更深刻的原因，可能還在於他的作品有太多觸犯時諱的內容，正如余紹宋(1885-1949)在《寒柯堂詩》中透露說：「時玄恭已歿，亭林謂時方忌諱，不敢書哭玄恭詩，其痛可知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卷一，頁二十九下）由此推想，歸莊被視為「忌諱」，不外是他對時政時人的大膽批評而來。故此，就算他要找人刊刻他的作品，也一定有很大的困難。

文」，<sup>7</sup>到了道光之時，才再有人陸續為他編輯文集。可是由於年代久遠，很多稿本都已經散失。而至目前為止，仍沒有人對其著作的數目、成書的年代、版本的異同、存佚的詳情作出全面的考查。故本文目的，在於針對以上問題，綜合筆者所見，對其著述作一次全面而深入的考查。

## 詩文集

### 一、專集

#### (一)古文

##### 1.《恒軒文集》

此書已經失傳，根據歸曾祜的記載，此書共有十二卷。<sup>8</sup>另據歸莊裔孫曾禕指出，吳炎的〈歸玄恭古文序〉即為此書而作。<sup>9</sup>吳炎在〈歸玄恭古文序〉中說：「太僕〔歸有光〕之曾孫玄恭，乃今復以文特名，年幾五十，家徒壁立，無擔石之儲，而藉文以餬其口，又往往遭謗。」<sup>10</sup>可見如果歸曾禕所言屬實，則《恒軒文集》是成書於歸莊五十歲以前。

##### 2.《尋花日記》

《小石山房叢書》載有歸莊《尋花日記》上下二卷。上卷有〈洞庭山看梅花記〉（順治十七年〔1660〕）、〈觀梅日記〉（康熙五年），下卷有〈看牡丹記〉（順治十八年〔1661〕）、〈尋菊記〉（同上）、〈看寒花記〉（同上），<sup>11</sup>卷後附有錢謙益的〈歸玄恭看花二記〉一文。然而，錢謙益在文中說：「玄恭今年飽看牡丹、菊花、紀其遊最詳，屬余評之。」該文末注「辛丑（順治十八年）長至日」。<sup>12</sup>故此，錢謙益所評者應是〈看

<sup>7</sup> 見錢林(1762-1828)(輯)：《文獻徵存錄》，收入周駿富(1924-)(輯)：《清代傳記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卷十，頁五下（冊11，頁666）。

<sup>8</sup> 見歸曾祜：〈歸元恭文續鈔序〉，載《歸元恭文續鈔·序》，上冊，頁一上。

<sup>9</sup> 同上注，頁二下。

<sup>10</sup> 同上注，頁二上。按：錢謙益(1582-1664)有〈歸玄恭恒軒集序〉，寫於「丙申（順治十三年〔1656〕）閏五月」（《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十九〈序六〉，中冊，頁821），可能和此文集有關係。此序如果和吳炎的序是同指十二卷本的《恒軒文集》，那《恒軒文集》是歸莊四十四歲時或之前已編成；或者，此序才是十二卷本的《恒軒文集》序，那歸曾禕也就錯了，《恒軒文集》也應成於歸莊四十四歲時或之前；或者二序都不是指十二卷本的《恒軒文集》，那歸曾祜所說的十二卷本《恒軒文集》成於何時，也就無從稽考了。

<sup>11</sup> 見歸莊：《尋花日記》，收入顧湘(編)：《小石山房叢書》（冊十二），清同治十三年(1874)虞山顧氏刊本，頁一上至十七下。

<sup>12</sup> 同上注，頁十七下後；另參錢謙益：〈歸玄恭看花二記序〉，《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九〈題跋三〉，下冊，頁1606-7。

牡丹記》、《尋菊記》二文而已。

### 3. 《尺牘》

歸曾祁在《歸元恭文續鈔序》提到歸莊有《尺牘》一卷。<sup>13</sup>《歸莊集》收有其尺牘五十三篇。<sup>14</sup>如果這五十三篇即《尺牘》一卷而來，則《尺牘》名佚而實存。

### 4. 《歸元恭文續鈔》

詳本節二「合集」之4。

#### (二)八股文

##### 1. 《自訂時文一百六十篇》

此稿已經失散，僅存《自訂時文序》。根據序中所載，歸莊於乙未（順治十二年〔1655〕）在嘉定教授學生時文，由於學生想閱覽他的舊文，所以他「歸檢故篋，得三百餘篇」。歸莊再把這些文章「展玩累日」，覺得「體制不一，亦不盡工，於是去其十之五，僅存一百六十篇，分為《回瀾》、《破浪》、《安流》、《到海》四集」。而此四集風格各異，和另外沒有被選入的「十之五」，都是寫於「甲戌〔崇禎七年（1634）〕至乙酉〔順治二年（1645）〕十二年中」。<sup>15</sup>

#### (三)詩

##### 1. 《歸莊手寫詩稿》

此書由中華書局於1959年出版，全書載詩一百七十首，分上下冊。上冊有《庚辰詩卷》（崇禎十三年，三十首），<sup>16</sup>《澄菴詩·辛巳》（崇禎十四年，八首）、《辛巳稿》（同上，二十八首），《甲申稿》（崇禎十七年，十一首），合共七十七首；下冊有《隆武集·乙酉》（同上，二十一首）、《乙酉稿》（同上，一首），《己丑稿》（順治六年，三十七首），《勃齋詩·壬辰》（順治九年，三十四首），<sup>17</sup>合共九十三首。

根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為此書寫的《前言》，這書是1949年後從「蘇州舊書店」的「廢紙堆中搶救出來的」，本來「分裝六冊」，「包括自崇禎庚辰〔崇禎十三

<sup>13</sup> 歸曾祁：《歸元恭文續鈔序》，載《歸元恭文續鈔·序》，上冊，頁一上。

<sup>14</sup> 見歸莊：《歸莊集》卷五《書》，上冊，頁303-48。

<sup>15</sup> 見歸莊：《自訂時文序》，《歸莊集》卷三《序》，上冊，頁220-21。

<sup>16</sup> 見歸莊：《歸莊手寫詩稿》（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上冊，頁二上至二十八下。按：《庚辰詩卷》有二首詩的題名只有一字之差。分別為《讀鄭所南心史已成七十韻，後錢希聲明府以十律見示，復次韻得十首》（同上，頁二十一上至二十四上）；和《讀鄭所南心史已成七十韻，後錢希聲明府以十律見示，復次韻得十章》（同上，頁二十五上至二十八下）。可見，二首同名，只有最後「首」和「章」一字不同。而二首詩內文字句也大致相同，只是前者詩下自注較多。《歸莊集》變二首為一，詩題採用後者，詩內文則採二首墨跡較清晰者，詩下自注則多採用前者（卷一《詩詞》，上冊，頁12-13）。

<sup>17</sup> 見歸莊：《歸莊手寫詩稿》，下冊，頁一百零六上至一百二十六上。按：三十四首中《登莫釐峰望西山和吳文定公韻》只存題目，故《歸莊集》沒有收入。

年〕至「順治壬辰〔順治九年〕這十三年中的作品」，不過實際存在的只有「其中的六年」的作品，故此此書「只是一個殘本」。<sup>18</sup>

## 2. 《癸卯年應酬詩》

癸卯，即康熙二年(1663)，歸莊五十一歲之時。此詩集共有詩十五首。《歸莊集》編者稱「《癸卯年應酬詩》」是「上海潘景鄭先生所藏」。<sup>19</sup> 現從《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得悉上海圖書館藏有《歸玄恭先生未刻稿》一卷，跋者為潘景鄭，<sup>20</sup> 所以《歸玄恭先生未刻稿》可能即是《歸莊集》編者所稱的「《癸卯年應酬詩》」。

## 3. 《甲辰唱和集》(《養疾唱和詩》)

趙經達在《歸玄恭先生年譜》中說：「先生〔歸莊〕在嚶城作《病中雜詩》，和者甚眾，先生還家後，編為《甲辰唱和集》。」<sup>21</sup> 甲辰即康熙三年(1664)，歸莊五十二歲之時。此書共三冊。<sup>22</sup> 北京圖書館藏有《養疾唱和詩》稿本，共二卷。筆者看過稿本，歸莊在《病中集詩》(前八首)下題有「病中集詩，甲辰四月就醫嘉定寓族弟家作」，<sup>23</sup> 可知《養疾唱和詩》即趙經達所指的《甲辰唱和集》。此書上卷共收詩一百四十五首，歸莊八首外，其他為友人和作；下卷共收詩一百六十二首，歸莊佔八首，其他則為友人和作。<sup>24</sup>

## 4. 《看花雜詠》

《小石山房叢書》載有歸莊《看花雜詠》一卷，共有詩四十八首。<sup>25</sup> 歸莊於順治十八年至康熙八年(1669)，多次專程出門尋花，現存《看花雜詠》，應是此幾年中的作品。

## 5. 《山遊詩》

此書為清康熙刻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共一卷，有詩五十二首，其中《重九前二日自崑山城發舟至九峰途中作》只存篇目，故實際上只有五十一首。<sup>26</sup> 歸莊在《山遊詩自序》中說：「《山遊詩》者，歸子己酉〔康熙八年(1669)〕秋冬遊蘇州、松江諸山之

<sup>18</sup> 附於歸莊：《歸莊手寫詩稿·前言》，上冊，頁1。

<sup>19</sup> 附於歸莊：《歸莊集·出版說明》，上冊，頁2。

<sup>20</sup> 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集部·目二十七·清別集類〉，冊六，頁二十二下。

<sup>21</sup> 見趙經達：《歸玄恭先生年譜》，收入趙詒琛(編)：《又滿樓叢書》(冊四)，甲子(1924)夏五刻行，乙丑(1925)夏五校正，頁三十八下。

<sup>22</sup> 見歸莊：《與侯大年》(十三之九)，《歸莊集》卷五《書》，下冊，頁329。

<sup>23</sup> 見歸莊：《養疾唱和詩》，北京圖書館藏稿本，頁一上。

<sup>24</sup> 同上注，目錄。

<sup>25</sup> 見歸莊：《看花雜詠》，載《小石山房叢書》(冊十二)，頁一上至十三上。

<sup>26</sup> 見歸莊：《山遊詩》(與《恒軒詩》合刊)，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目錄。

作也。」<sup>27</sup> 可知這些詩即歸莊五十七歲時的作品。《歸莊集》所載的《山遊詩》，即據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山遊詩》排印。<sup>28</sup>

#### 6.《恒軒詩》（〈落花詩〉十六首）

此書為清康熙刻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共一卷，收有〈落花詩〉十六首。<sup>29</sup>《歸莊集》收有〈落花詩〉，編者稱是北京圖書館所藏，<sup>30</sup> 故所收應即是《恒軒詩》。至於〈落花詩〉寫於何年，並不清楚。作者在〈落花詩〉前有小序，序中說：「我生不辰，遭值多故，客非荆土，常動華實蔽野之思；身在江南，仍有大樹飄零之感。」<sup>31</sup> 大概可知這些詩是寫於入清以後。

#### 7.《看牡丹詩》

歸莊一生，曾有三次專程出門尋看牡丹。第一次為辛丑（順治十八年），「自崑山而太倉，而嘉定，而南翔，看牡丹三十五家」，有〈看牡丹記〉一文留世；第二次為「乙巳〔康熙四年〕，尋牡丹於江陰，以無嚮導，廢然而返」；第三次為「今年〔年份不詳〕三月」。<sup>32</sup>《看牡丹詩》亦即第三次看花時所作的詩。此書似已散失，現在只存〈看牡丹詩自序〉。作者在序中說：「諸詩皆信口率筆，以適一時之興。」<sup>33</sup> 從此可略見作者寫這些詩時的心情。

#### 8.《恒軒詩稿》、《恒軒詩集》

前書現藏於北京圖書館，分別為一冊本和四冊本稿本；<sup>34</sup> 後書則僅從歸曾祜的〈歸元恭文續鈔序〉中得知。<sup>35</sup> 由於後書已不知其跡，<sup>36</sup> 筆者又未見過前冊，故二書是否互有關係，不得而知。

<sup>27</sup> 見歸莊：《山遊詩》，頁一上。

<sup>28</sup> 附於歸莊：《歸莊集·出版說明》，上冊，頁2。按：錢林以歸莊有「《山居詩》」（《文獻徵存錄》，頁六上〔頁665〕）；清國史館編輯亦以為歸莊有「《山居詩》」（《清史列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2年，卷七十〈文苑傳〉，頁675）；嚴文郁則以歸莊有「《山居集》」（《清儒傳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頁334）。《山居詩》或《山居集》，似即《山遊詩》。

<sup>29</sup> 見歸莊：《恒軒詩》（與《山遊詩》合刊），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目錄。

<sup>30</sup> 附於歸莊：《歸莊集·出版說明》，上冊，頁2。

<sup>31</sup> 見歸莊：《恒軒詩》，頁一上。

<sup>32</sup> 見歸莊：〈看牡丹詩自序〉，《歸莊集》卷三〈序〉，上冊，頁210。

<sup>33</sup> 同上注。

<sup>34</sup>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目二十七·清別集類》，冊六，頁二十二下；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集部·清別集類〉，冊四，頁2487。

<sup>35</sup> 見歸曾祜：〈歸元恭文續鈔序〉，載《歸元恭文續鈔·序》，上冊，頁一上。

<sup>36</sup> 筆者從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得悉上海圖書館藏有「《恒軒詩集》三卷」（〈集部·目二十七·清別集類〉，冊六，頁二十二下）。不知是否和歸曾祜所稱的《恒軒詩集》有關。

### 9.《蘇城東望詩》

金吳瀾在《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及謝國楨(1901-1982)在《顧亭林學譜》均提及此書，<sup>37</sup> 卷數和內容則沒有提及。

#### (四)曲

##### 1.〈萬古愁〉(〈擊筑餘音〉)

此曲版本眾多，名稱也不同，既稱〈萬古愁〉，又稱〈擊筑餘音〉。<sup>38</sup> 魏禧(1624-1680)在〈歸元公六十敘〉中說：「吾年未三十時，聞歸震川先生有曾孫莊，抱高節，負才使氣，善罵人，既有傳長歌至山中者，凡三千餘言，上溯鴻濛，下及季世，驅使神仙鬼怪之物，呵帝王，答卿相，踐籍古之文人，恣睢佯狂，若屈平〔前340-前278〕、李白〔701-762〕，沉冤醉憤，無聊之語，客曰：『此歸元公莊所作。』」<sup>39</sup> 根據上文，此「三千餘言」的長歌，正是〈萬古愁〉。此曲的作者歷來有多種傳聞，<sup>40</sup> 而魏禧生於明天啟四年(1624)，小歸莊十四歲，曾和歸莊見過多次面，<sup>41</sup> 故其說應可

<sup>37</sup> 參金吳瀾：《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十〈著述目下〉，冊二十三，頁二上；謝國楨：《顧亭林學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頁179。

<sup>38</sup> 筆者見過四個不同版本的〈萬古愁〉，它們除了名稱略有出入，內容、字數也稍有差別。分別為：第一，歸莊：〈萬古愁〉，載《歸玄恭遺著》(上海：中華書局，1923年)，頁96-98；第二，歸莊：〈萬古愁曲〉，載金檜門(編)：《檜民觀劇絕句》，光緒戊申夏五葉氏觀古堂刊本，頁一下至四下；歸莊：〈萬古愁曲〉，載孫靜菴：《明遺民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271-75；第三，歸莊：〈萬古愁〉，載徐樹丕：《識小錄》(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年)，冊四，頁九十三下至一百上；第四，歸莊：〈萬古愁(原名「擊筑餘音」)〉，載《又滿樓叢書》，冊七，頁一上至七上。後來，中華書局於1962年根據上海編輯所編輯點校而出版的《歸莊集》，即由第一和第四處收入二曲，分別名為〈萬古愁〉(《歸莊集》卷二〈曲〉，上冊，頁157-66)；〈擊筑餘音〉(同上，頁161-66)。事實上，二曲除了內容、字數稍有出入，後者和前者最明顯的分別，在於後者有起詩和結詩(共五十六字)，而且二十首曲前都注有曲調。不過，蔣勵材在〈歸莊與「萬古愁」〉中則認為：「楊〔仲揆〕謂曲的起結，有同韻的兩首七言絕詩，不但南北散套，無此調式，且察其詩意，似非玄恭口吻，實後來好事者評賞此曲之詞，故另命為〈擊筑餘音〉。『餘音』原為南套『尾聲』之稱，並借以史事援用戰國時燕高漸離『擊筑』和荆軻〔?-前227〕赴秦的〈易水歌〉，比擬此曲亦為變徵之聲，殊覺不倫，何能混為此曲的曲文與曲名？」(《中華文藝復興月刊》第十四卷第二期〔1982年2月〕，頁53)又按：蔣勵材所指的文章，即楊仲揆：〈「萬古愁」(又名「擊筑餘音」)——又諧謔，又莊嚴的一篇好曲〉一文(《中華文藝復興月刊》第十三卷第六期〔1980年6月〕，頁60-64)。

<sup>39</sup> 見魏禧：《魏叔子文集》，《寧都三魏全集》本，道光二十五年(1825)珍溪絨園書塾重刊《易》堂原版，卷十一，頁十三上。

<sup>40</sup> 參全祖望(1705-1755)：《鮚埼亭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卷三十一〈外編〉，下冊，頁1109。

<sup>41</sup> 見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十一，頁十三上。

信。根據魏禧的說法，他在「年未三十時」已聽聞過此歌，由此推測，此曲最遲在歸莊四十四歲時已面世，<sup>42</sup> 而由內容來看，此曲最後說到南明朝南京福王的投降，<sup>43</sup> 可知最早可能寫於三十三歲時。另外，魏禧提到此歌有「三千餘言」，亦是一個疑問，根據現傳作品，約只有一千七百字。<sup>44</sup>

此曲成後，據說連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1638-1661，1643-1661在位)也非常欣賞。全祖望說：「沈繹堂(荃，1624-1684)詹事謂世祖章皇祖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每膳歌以侑食。」誠如全祖望指出，這歌「記甲子，哭庚申」，而能「播興朝之鐘呂者」，確是「一異事也」。<sup>45</sup>

#### (五)體裁不詳著述

##### 1.《病言》

歸莊在〈與侯彥舟〉信中說：「年來窮愁病困，人生難堪之事，無所不歷，而風致殊不減於昔。……《病言》一冊，奉為寂寞中一噴飯。一年間情況，盡見於此，覽之當亦憐我否？仁兄酒腸詩興，比復如何？」<sup>46</sup>

另外，〈與杜于皇〉說：「因昨晚科試案始發，弟遭擯落，……今先以詩二紙及錄科敗卷呈斧政，舊刻有《病言》數十首，五經義數十首，案頭已無存者，亦不堪觀，茲不復以塵覽。」<sup>47</sup> 由此可知，此集應是歸莊在崇禎十五年(1642)，三十歲時科舉失敗那年前後的作品。不過，此集已不知所處。而從上述記載，讀者無法知道《病言》所載是詩或文，故特識於此，以俟日後再作考證。

## 二、合集

### 1.《懸弓集》

筆者所見歸莊現存的文章中，並沒有提過此書。他同時代的師友，如錢謙益、吳

<sup>42</sup> 張慧劍(1904-1967)在《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中將此曲編於順治九年，歸莊四十歲之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646)。

<sup>43</sup> 見歸莊：〈萬古愁〉，《歸莊集》卷二〈曲〉，上冊，頁157-61。

<sup>44</sup> 鄧之誠(1887-1960)在《清詩紀事初編》卷一〈歸莊〉中說：「〈萬古愁〉據魏禧所撰恒軒壽言，乃知為莊所作。……徐樹丕《識小錄》所載有遍數者，當是最先傳本。」(香港：中華書局，1976年，上冊，頁9)換言之，鄧之誠似乎也留意到現傳作品的字數和魏禧所說的有出入。不過，筆者所見徐樹丕《識小錄》所載的歸莊〈萬古愁〉，亦是一千七百多字(頁九十三下至一百上)。

<sup>45</sup> 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三十一〈外編〉，下冊，頁1109。

<sup>46</sup> 見歸莊：《歸莊集》卷五〈書〉，下冊，頁311。

<sup>47</sup> 同上注，頁308。按：趙經達在《歸玄恭先生年譜》中將此文繫於「康熙七年」(頁四十五下)，誤。因為歸莊在明亡後根本再沒有參加科舉了。



炎，雖曾為他的著述寫過序言，但也沒有片言隻字涉及此書。<sup>48</sup> 不過，此書目見於府、縣志的記載，<sup>49</sup> 全書有三十卷。<sup>50</sup> 道光以來，不斷有人提起此書，但他們大多是從府縣志中得知而已。<sup>51</sup> 另一些沒有指明資料來源的學者，除指出此書失傳已久，別無記載。<sup>52</sup>

## 2. 《歸玄恭先生詩文稿》

此書現藏北京圖書館，為手稿本。<sup>53</sup> 筆者未見過此稿，內容無從介紹。

## 3. 《元恭文鈔》（《玄恭文鈔》）

歸莊生平著作甚豐，但要直到道光年間，才有人系統地為他編收文集。首先有季錫疇在父親的鼓勵下而編成的《元恭文鈔》（又作《玄恭文鈔》），共有七卷。<sup>54</sup> 此書來源有三：第一，季氏從吳銀帆處得到歸莊「自書文稿一冊」，共得詩「數十首」；第二，編者平時「於友人處見有玄恭文，即鈔入」備用；第三，編者在趙允懷的幫助下，於歸莊族孫歸敏行處得到敏行手抄歸莊詩文稿六冊。編者得到第一、二部分詩文後，通過黃琴六介紹給張大鏞刊印。本來，張大鏞於道光十六年（1836）準備將這些作品附於歸有光文後刊印，名曰《恒軒先生遺文》。但次年（道光十七年〔1837〕），季錫疇再搜得歸莊詩文六冊，此六冊和先前所得作品互有異同，於是他和趙允懷一起詳加參校，編成文六卷；詩一卷。然後交張大鏞刊印。<sup>55</sup>

據張大鏞所作書序，此書在道光十七年四月刊成。<sup>56</sup> 不過，此書印成後，季錫疇

<sup>48</sup> 參錢謙益：〈歸玄恭恒軒集序〉，《牧齋有學集》卷十九〈序六〉，中冊，頁821-22；吳炎：〈歸玄恭古文序〉，附於《歸玄恭文續鈔》，頁一下至二下。

<sup>49</sup> 見金吳瀾：《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十〈著述下〉，冊二十三，頁二上；馮桂芬：《同治重修蘇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九〈藝文二〉，冊五十四，頁五十一下。

<sup>50</sup> 此書卷數，有三十卷及二十卷兩種說法。前者見馮桂芬：《同治重修蘇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七〈藝文二〉，冊五十四，頁五十七下；後者見朱紹成：〈歸高士遺集序〉，附於《歸莊集·序跋》，〈附錄四〉，下冊，頁595。其中又以第一種說法最為普遍。按：朱紹成的二十卷的「二」字，可能是「三」之誤。趙允懷、張大鏞在〈元恭文鈔序〉都指出《懸弓集》有三十卷（載《元恭文鈔·序》，頁一上至二上），而朱紹成所編的《歸高士遺集》是以《元恭文鈔》為底本的。故此，朱紹成應該見過趙、張二人的序文。這樣，如果朱紹成對《懸弓集》的卷數有新的發現，最少也應該提到趙、張二人之說，但是事實卻沒有。故此，筆者推測朱紹成應該沒有任何新的發現，「三」寫成「二」，可能只是筆誤，或者是手民之誤。

<sup>51</sup> 見趙允懷：〈元恭文鈔序〉，載《元恭文鈔·序》，頁二上；朱紹成：〈歸高士遺集序〉，附於《歸莊集·序跋》，〈附錄四〉，下冊，頁595。

<sup>52</sup> 見張大鏞：〈元恭文鈔序〉，載《元恭文鈔·序》，頁一上。

<sup>53</sup>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目二十七·清別集類》，冊六，頁二十二下。

<sup>54</sup> 趙經達在《歸玄恭先生年譜》作「《玄恭文鈔》」（頁五十五上）。

<sup>55</sup> 季錫疇：〈元恭文鈔序〉，載《元恭文鈔·序》，頁四上至四下。

<sup>56</sup> 張大鏞：〈元恭文鈔序〉，載《元恭文鈔·序》，頁一下。

的父親及銀帆二人都不見其書。季錫疇在〈元恭文鈔序〉中說：「惟是府君遽棄不肖，忽忽已屆不祥，銀帆先生亦久歸道山，俱不獲乳刻之成，不禁悲愴欲絕已！」<sup>57</sup>

此書刻成後，據說「板燬於兵，傳本罕見」，<sup>58</sup> 現只有北京圖書館見藏。筆者有幸得見，知悉此書每葉中間偏右均題有「常熟歸氏壽與讀書室鈔本」。卷一為〈賦〉、〈序〉，有文二十篇；卷二為〈贈送序〉、〈壽序〉、〈記〉，有文二十篇；卷三為〈書〉，有文十五篇；卷四為〈題跋〉、〈雜著〉，有文二十七篇；卷五為〈墓誌〉、〈墓表〉、〈傳〉，有文十二篇；卷六為〈行狀〉、〈祭文〉，有文八篇，合共有文一百零二篇；卷七則有〈詩〉一百二十四首。<sup>59</sup>

#### 4. 《歸元恭文續鈔》

季錫疇編成《元恭文鈔》七卷後，「復從海寧楊芸士明經借得所藏舊本鈔出，擬欲補刻而無人應」。<sup>60</sup> 後來，這些稿子輾轉落入歸曾祁手中。歸曾祁根據這些稿子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編成《歸元恭文續鈔》七卷、《雜著》一卷，〈隨筆〉二十四則。<sup>61</sup> 事實上，在未編成《歸元恭文續鈔》七卷前，歸曾祁已將他得到的稿子寄往國學保存會。這些稿子現存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新館善本部，共有二冊，不分卷，亦沒有頁碼，封面題有《歸元恭文鈔》，封底則寫有：「此為先生裔孫歸曾祁所藏，寄國學保存會，編為續鈔七卷，刊入《國粹叢書》之底本也。」<sup>62</sup> 上文雖說《歸元恭文續鈔》是以《歸元恭文鈔》為底本，但書中有七篇文章，是《歸元恭文續鈔》沒有收入的，臚列如下：〈侯生新婚詩引〉、〈過百齡奕譜序〉、〈送孫仲愚北歸序〉、〈臺王舍記〉、〈與二兄〉、〈題棧道圖〉、〈為人書瞿瞿齋戲題其後〉。<sup>63</sup> 至於國粹學會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出版的《歸元恭文續鈔》，卷一為〈序〉、〈辨說〉，有文二十六篇；卷二〈雜文〉、〈題跋〉，有文四十篇；卷三〈書〉、〈小簡〉，有文二十四篇；卷四〈贈送序〉、〈壽序〉，有文二十二篇；卷五〈記〉，有文十三篇；卷六〈行述〉、〈傳〉，有文九篇；卷七〈箴〉、〈贊〉、〈祭文〉、〈引〉、〈疏〉，有文二十七篇；合共有文一百六十一篇；後附《雜著》一卷，分別有〈告柏〉、〈狼噬麟〉、〈誅

<sup>57</sup> 見季錫疇：〈元恭文鈔序〉，載《元恭文鈔·序》，頁五上。

<sup>58</sup> 附於歸莊：《歸莊集·出版說明》，上冊，頁2。

<sup>59</sup> 見歸莊(著)、季錫疇(輯)：《元恭文鈔》，目錄。按：朱紹成在〈歸高士遺集序〉中說《元恭文鈔》收文一百五篇，詩四十八首(附於《歸莊集·序跋》，〈附錄四〉，下冊，頁595)，誤。

<sup>60</sup> 附於《歸元恭文續鈔》，上冊，頁一下。

<sup>61</sup> 歸曾祁：〈歸元恭文續鈔序〉，載《歸元恭文續鈔·序》，上冊，頁一上。

<sup>62</sup> 見歸莊：《歸元恭文鈔》，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封底。按：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有清抄本不分卷的《歸元恭文續鈔》(〈集部·目二十七·清別集類〉，冊六，頁二十二下)，誤。應是《歸元恭文鈔》才正確。

<sup>63</sup> 見歸莊：〈歸元恭文鈔〉。

邪鬼》、《聞詛》、《敘過》、《難壬》六文，最後有《隨筆二十四則》。合共文一百六十八篇。<sup>64</sup>

《歸元恭文續鈔》雖為《元恭文鈔》續編，但不載詩，與《元恭文鈔》不同，本應歸入本文《專集》類中，但為使讀者知道編輯的來龍去脈，改附於此，希讀者留意。

### 5. 《歸高士遺集》

此書為朱紹成編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乃據季錫疇編的《元恭文鈔》七卷，及朱紹成本身「四處搜羅」的歸莊遺文編纂而成，全書共十卷，收入文章一百七十七篇，詩一百二十六首，文首附有歸莊像，後附有《萬古愁曲》。<sup>65</sup>

此書文比季錫疇的《元恭文鈔》多七十五篇，詩多二首，可惜編成以後，並沒有刊印。王德森於宣統元年(1909)為此書作序嘆息地說：「顧幸先生[歸莊]之詩文，得賴朱[紹成]君撮拾之力以永其傳，此吾人之所深慰！然不亟付梓，雖傳猶不廣也。」<sup>66</sup>

筆者並沒有見過此書，但據此書的多篇序言，知道此書載錄的詩文包括《歷代遺民錄序》、《玉峰完節錄序》、《虞山先哲圖序》、《小宛齋記》、《照懷亭記》、《萬家基記》、《書先生太僕全集後》、《與陳言夏書》、《咸大咸詩序》、《與蔣路然書》、《題閩再彭卷西堂詩》和《萬古愁曲》而已。<sup>67</sup>

### 6. 《歸玄恭遺著》

此書為徐崇恩於1922年編成，不分卷。徐崇恩編此書，主要以朱紹成的《歸高士遺集》為底本，其中文章則參校歸曾祁的《歸元恭文續鈔》，不見於《續鈔》者則保留原貌；詩則參校《崑山詩存》，另增入二十五首。<sup>68</sup> 此書於次年由中華書局刊印行世。<sup>69</sup>

此書載文七十九篇，詩九十九題(一百四十二首)，前八十八題(一百二十六首)為《歸高士遺集》本有，後十一題(十六首)則補自《崑山詩存》。<sup>70</sup> 後也附有《歸高士

<sup>64</sup> 見歸莊(著)、歸曾祁(編)：《歸元恭文續鈔》，上冊，目錄。

<sup>65</sup> 見朱紹成：《歸高士遺集序》，附於《歸莊集·序跋》，〈附錄四〉，下冊，頁595-96。

<sup>66</sup> 見王德森：《歸高士遺集序》，附於《歸莊集·序跋》，〈附錄四〉，下冊，頁595。

<sup>67</sup> 見朱紹成：《歸高士遺集序》，附於《歸莊集·序跋》，〈附錄四〉，下冊，頁595；徐嘉：《歸高士遺集序》，附於《歸莊集·跋》，〈附錄四〉，頁593-94。

<sup>68</sup> 見徐崇恩：《歸玄恭遺著序》，附於《歸玄恭遺著·跋》，頁一上至一下。

<sup>69</sup> 見歸莊(著)、徐崇恩(編)：《歸玄恭遺著》，出版資料。按：王信民在《中國歷代詩文別集聯合書目》中指出臺灣東海大學藏有《歸玄恭全集》，全書共十三卷，為上海掃葉山房，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石印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第十一輯，〈清代之部一·歸莊〉，頁32)。此書筆者未見，但據東海大學郭錫陽的碩士論文《歸玄恭先生年譜長編》後所附的〈參考書目〉來看，王信民所指的《歸玄恭全集》似即《歸元恭文續鈔》和《歸玄恭遺著》二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影印，1973年，頁409)。

<sup>70</sup> 此書目錄注「附詩鈔二百二十七首」(《歸玄恭遺著·目錄》，頁四上)。經筆者核算後，只有詩九十九題。有些一題多首，合共也祇有一百四十二首(同上，頁七十二上至九十八上)。按：除此處外，為方便表達，其他地方都以一題為一首計。

遺集》所收的〈萬古愁曲〉。

不管怎樣，此書雖將見於《歸元恭文續鈔》的文統統不收，但只要本書加以《歸元恭文續鈔》，則可窺見《歸高士遺集》的全貌。

### 7. 《歸莊集》

此書乃指上海編輯所編輯點校，中華書局於1962年出版的歸莊文集。全書共有十卷，分上、下冊。來源有三：首先是以朱紹成的《歸高士遺集》、歸曾祁的《歸元恭文續鈔》、徐崇恩的《歸玄恭遺著》為底本，其次是加上「解放後在蘇州發現的《歸莊手寫詩稿》，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山遊詩》、《落花詩》，上海潘景鄭先生所藏的《癸卯年應酬詩》，小石山房刻本的《尋花日記》、《看花雜詠》及又滿樓刻本的〈擊筑餘音〉等」。此外又有少量詩、詞、文，乃從其他書籍輯出。<sup>71</sup>

此書十卷，其實可分為三部分：（一）詩集一卷，收入詩三百五十五首，分別來自《歸莊手寫詩稿》、《看花雜詠》、《癸卯年應酬詩》、《山遊詩》、《落花詩》。另有《補遺》七十四首，除四首外，全見於《歸元恭遺著》。另外，卷末附有詞二首。<sup>72</sup>（二）曲一卷，分別為〈萬古愁〉、〈擊筑餘音〉。<sup>73</sup>（三）文七卷，包括卷三〈序〉，有文八十七篇；卷四〈跋〉，有文五十七篇；卷五〈書〉，有文三十七篇；卷六〈記〉，有文二十七篇；卷七〈傳〉，有文二十二篇；卷八〈墓志〉、〈祭文〉，有文二十二篇；卷九〈銘〉、〈箴〉、〈贊〉，有文二十篇；卷十〈雜著〉，有文二十五篇，合共有文二百九十七篇。其中一百六十八篇見於《歸元恭文續鈔》，七十九篇見於《歸元恭遺著》，五篇見於《尋花日記》，餘下四十五篇不見前述諸集，應是從各種書籍輯得。

十卷以外，此書的卷首附有〈出版說明〉和〈歸莊畫像〉；卷後有附錄四種，分別是趙經達《歸元恭先生年譜》、清人所寫的歸莊傳略、歸莊師友的題贈、歸莊生時至道光以來歸莊師友及後人為其作品所作序言。

可惜的是此書所附的年譜，不是趙經達1625年的校稿本，<sup>74</sup>故此，對於趙經達已改正的四處錯漏，即第一，萬壽祺（1603-1652）的卒年由順治十年（1653），改為順治九

<sup>71</sup> 參歸莊（著）、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歸莊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說明〉，上冊，頁2-3。

<sup>72</sup> 同上注，頁1-156。按：《歸莊手寫詩稿》共有詩一百七十首，本書只收有一百六十八首，原因可參上文注16和17按語。

<sup>73</sup> 同上注，頁157-66。按：此二曲的分別，可參上文注38。

<sup>74</sup> 據謝巍在《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所說，趙經達所編的《歸元恭先生年譜》，分別有「民國十三年（1924）」版和「民國十四年（1925）」版（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正編〉第九卷〈清代〉，頁366）。確實，趙經達在《歸元恭先生年譜》後，亦有「甲子〔1624〕夏五刻行，乙丑〔1625〕夏五校正」（頁五十二上）。而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的《歸莊集》所附的年譜，可能就是未校正的版本。

年；第二，〈與吳修齡書〉由康熙四年移入康熙五年；第三，斷定李王燁(字秋孫)及李聖芝(字秋森)為同一人；第四，汪琬(1624-1691)與歸莊「貽書相誚」之事由康熙十年移入康熙十一年，及文中將誤倒的「改金梳為金梭，閣下為閣下」兩句改正為「改閣下為閣下，金梳為金梭」；都沒有加以糾正。<sup>75</sup> 由《歸莊集》出版以後，一般學者都據此書所附的年譜來研究歸莊，故此，對歸莊北上淮陰教書及萬壽祺的卒年等等都作出錯誤的敘述。<sup>76</sup>

另外，此書編者雖用了北京圖書館收藏的善本書《山遊詩》、《落花詩》，但對同樣存於館中的《恒軒詩稿》、《元恭文鈔》則沒有加以運用，甚至稱《元恭文鈔》已「毀于兵火，傳本未見」。<sup>77</sup>

### 8. 《歸莊集》

此書乃指上海古籍出版社按照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的《歸莊集》而重新刊印的《歸莊集》，1984年出版。新版乃按舊版影刊，有關歸莊的文章，只增加〈致葛鼎彗書〉一文(頁347-48)。按：原中華書局版於頁348為空白，所以加插了上文，也沒有影響全書的編碼。另外新版加添了〈補輯〉一篇，內容輯錄了前賢對歸莊生平和作品的一些介紹和評說。<sup>78</sup> 然而，此書只多出中華書局原版七頁，對歸莊作品可以說並沒有重大發現。儘管是這樣，此本仍是目前收集歸莊作品最全的一個集子。

## 其他著述

### 一、詩文編注

#### 1. 《天啟崇禎二朝遺詩》

此書題陳濟生(1582-1664)編，順治十年開始編纂，順治十二年完成。<sup>79</sup> 但是歸莊

<sup>75</sup> 趙經達：《歸元恭先生年譜》，頁五十一至五十二上。按：趙經達的校正版雖然指出自己四點錯漏，但只重刻第一點。換言之，如果沒有留意趙經達在《年譜》後的〈校正說明〉，就會錯過其他三點。另外，趙經達的〈校正說明〉說「年少卒年實在康熙壬辰，誤編於癸巳」。康熙壬辰，明顯是順治壬辰之誤。還好，他在重刻的正文並沒有弄錯。

<sup>76</sup> 例如王蘊常指萬壽祺於順治十年仍出現於崑山(見顧炎武〔著〕、王蘊常〔輯注〕：《顧亭林詩集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二，上冊，頁392)；至於趙儷生斷定萬壽祺死時五十一歲(《顧亭林與王山史》，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頁34-39)；合山究將萬壽祺之死繫於一六五三(合山究：〈歸莊における看花への執念——「尋花日記」制作の経緯〉，《日本中國學會報》第三十四期〔1982年10月〕，頁177-92)。現根據他們的附注得知，他們都有參考此一年譜。

<sup>77</sup> 附於歸莊：《歸莊集·出版說明》，上冊，頁2。

<sup>78</sup> 見歸莊：《歸莊集》，下冊，頁601-6。

<sup>79</sup> 見陳濟生：《天啟崇禎二朝遺詩》(臺北：世界書局，1965年)，〈凡例〉，上冊，頁48。

曾參與此書的選詩工作，他在〈與陸道威書〉中說：「至郡，而皇士兄〔陳濟生〕欲選近代名公詩，遂以相委，留對溪僧舍下榻，今一月餘矣。」<sup>80</sup>

此外，歸莊也參與撰寫入選詩篇作者的小傳，他在〈書或人所作袁應泰傳後〉中說：「向者陳太僕〔濟生〕欲為啟禎兩朝諸名臣作小傳，多屬余筆；後乃復倩他友，……因增刊，與前諸傳，並行於世。」<sup>81</sup> 由此可見，歸莊對此書的選詩、小傳的撰寫都作出貢獻。

現存《天啟崇禎兩朝遺詩·小傳》中確知為歸莊所撰的分別有〈海鹽吳忠節公〉、〈朱少師〉、〈姚文毅公〉、〈陳文莊公〉四篇。前三篇見收於《歸莊集》，最後一篇文末署「後學歸莊謹述」，故此，亦知為歸莊所作。<sup>82</sup>

事實上，在《天啟崇禎兩朝遺詩·小傳》中的傳記，雖然每每出現「濟生」名字，但這並不等於文章為陳濟生所撰，正如從遺詩傳中，確知為歸莊所撰的有四篇，最前一文和最後一文都出現「濟生」名字，但這明顯是歸莊代陳濟生而作的。不過，也由於這個原因，令到難以分辨出其中或有更多歸莊的作品。

## 2. 《震川文集》

歸莊不滿前人所編的歸有光文集，故於順治十七年和從叔起先發起重刻歸有光的全集，並請老師錢謙益代為校勘。<sup>83</sup> 先是，錢謙益編成《震川先生集·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和〈餘集〉不分卷。<sup>84</sup> 歸莊以此為底本，再加詳考較，編成《震川文集》四十卷本。<sup>85</sup> 於是，他聚集多人的捐助，<sup>86</sup> 於康熙十年開始刻書，至康熙十二年，全集刻成十分之七。同年，歸莊去世，全集幸得友人繼續支持，終於康熙十四年（1675）刻成。<sup>87</sup>

<sup>80</sup> 附於陸世儀（1611-1672）：《論學酬答》，載《小石山房叢書》（冊三），卷四，頁一上。另外，趙經達《歸元恭先生年譜》也提到歸莊於順治十年「至吳門，為陳皇士濟生選近代名公詩」（頁二十三下至二十四上）。

<sup>81</sup> 見歸莊：《歸莊集》卷四〈跋〉，上冊，頁291。

<sup>82</sup> 此四文，分別見於陳濟生（編）：《天啟崇禎兩朝遺詩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65年），下冊，頁1801-2，1861-69，1905-1806及2043-45；而前三篇見收於《歸莊集》卷七〈傳〉，下冊，頁426-31。

<sup>83</sup> 參歸莊：〈書先太僕全集後〉，《歸莊集》卷四〈跋〉，上冊，頁295-97；〈震川文集凡例五則〉，《歸莊集》卷十〈雜著〉，下冊，頁520-22。

<sup>84</sup> 參錢謙益：〈新刊震川先生集序〉，《牧齋有學集》卷十六〈序〉，中冊，頁729-31。

<sup>85</sup> 參歸莊：〈書先太僕全集後〉，《歸莊集》卷四〈跋〉，上冊，頁295-97；〈震川文集凡例五則〉，《歸莊集》卷十〈雜著〉，下冊，頁520-22。

<sup>86</sup> 見歸有光：《震川先生集·附錄·較訂助刻姓氏》，頁一上至二上。

<sup>87</sup> 同上注，頁二上至二下。按：根據歸莊在〈震川文集凡例五則〉中說：「其外二百餘首，則依錢宗伯〔謙益〕名為《餘集》，而藏於家。」（《歸莊集》卷十〈雜著〉，下冊，頁521）可知此《餘集》並沒有刊印。

## 3. 《哀江南賦補注》

此書現見存於張潮(1699-1754)、楊復吉等輯的《昭代叢書》。<sup>88</sup> 先是，崑山王洄、王湑合注庾信(513-581)的《哀江南賦》，注成後，王洄向歸莊出示注文，並請歸莊「補其未備」。歸莊詳覽後，認為他們雖「考證詳覈，徵引駭洽」，但仍有「與史傳不合者」，故為「補注二十餘條」。<sup>89</sup> 後來，崑山徐樹穀、徐炯於康熙壬戌(1682)將其同鄉王洄、王湑、歸莊，再加吳江的吳兆宜和錢塘的陸繁弢的注文，輯成《哀江南賦注》一書。<sup>90</sup>

## 二、考證、注解

## 1. 〈孔廟兩廡位次考〉

顧炎武在〈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中說：「友人歸生莊作〈〔孔廟〕兩廡位次考〉一通，受而藏之幾五十年。來關中，得邵陽甯生法丁《祭考義》，亦崇禎中作，大略相同。」<sup>91</sup> 由此可知，此稿是歸莊早年所作。<sup>92</sup>

至於此稿內容，據顧炎武說：「崇禎初，先師廟東西兩廡壞。……越二年，始復其故。因考《史記》、《家語》及今代闕里之書，多有不同，以《大明會典》為定。而友人歸生莊作〈〔孔廟〕兩廡位次考〉一通，受而藏之幾五十年。來關中，得邵陽甯生法丁《祭考義》，亦崇禎中作，大略相同。然兩廡東西，以次列及門弟子畢，而後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暨漢以下諸儒，此舊制也。嘉靖九年〔1530〕，采諸臣之議，有黜者，有改祀者，於是東廡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廡二十九。左丘明躋秦非之上，伏勝躋顏噲之上，孔安國躋穀梁赤之上，而自此而下，時代先後大率倒誤。當日東西之位仍如舊次，雖有闕者而不復更移，蓋亦知二鄭、賈、服諸儒傳經之功不可沒，而有待於異日之重議，此秉禮者之微意也。予恐後之人不知，而欲循時代以正東西之次，又悲夫亡友之遺墨猶存，而不獲共論此也，乃書其末，以俟後人。」<sup>93</sup>

## 2. 《西漢地理志注》

歸莊撰有《西漢地理志注》一書，可惜後來為人竊去。歸莊為陳芳績寫的〈地理沿革表序〉中說：「余嘗欲以今之郡縣名注古地理志，甫畢西漢〔前206-25〕而輟，尋復

<sup>88</sup> 見張潮、楊復吉等(輯)：《昭代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三十七〈丁集新編〉，冊一，頁631-47。

<sup>89</sup> 見歸莊：〈跋王氏注哀江南賦〉，《歸莊集》卷四〈跋〉，上冊，頁279-80。

<sup>90</sup> 見張潮、楊復吉等：《昭代叢書》，卷三十七〈丁集新編〉，冊一，頁631-47。

<sup>91</sup> 見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五，頁110。

<sup>92</sup> 趙經達在《歸玄恭先生年譜》中指此文是歸莊在崇禎十三年(1640)，二十八歲時的作品(頁八下)。

<sup>93</sup> 見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文集》卷五，頁110。

爲人竊去，後以諸書盡失，不能復爲。」<sup>94</sup> 現在只存有〈西漢地理志注序〉一文。歸莊在序中說：「楚漢之際，吳楚七國之時，新莽之末，郡國分裂，龍戰虎爭，試問其建都之地，斬將擒王之所，在本朝爲某省某府州縣？今人或未之知也。故此篇雖不成書，以授門人輩，使讀《漢書》時以之考輿圖，亦略知當時之形勢云。」<sup>95</sup> 從以上引文，可知此書雖爲地理著作，但與兵事有關。而事實上，歸莊對兵事甚爲關注。<sup>96</sup>

### 3. 《歸文考異駁》

歸莊晚年將大部分時間集中於編校其曾祖父歸有光的文集，至康熙十年(1671)，已有部分文集刻成。<sup>97</sup> 汪琬於康熙十一年(1672)見到這些文集，認爲文中有多處不當，如不應改「閣」爲「閣」，改「梳」爲「梭」，及只刊「〈何氏先塋碑〉文」二篇的其中一篇而已。於是汪氏去信歸莊，直指其非。<sup>98</sup> 但是，歸莊只接納了汪琬對於〈何氏先塋碑〉文的意見。<sup>99</sup> 於是，汪琬再去信指責歸莊，<sup>100</sup> 而歸莊也回信加以辯駁，至此，二人已勢成水火。<sup>101</sup>

後來，歸莊從金俊明(1602-1675)處看到汪琬的《歸文考異》，於是寫出《歸文考異駁》。<sup>102</sup> 不過此書沒有刊印，歸莊在〈與周漢紹〉書中說：「僕之《考異駁》已成，但半是據狀所書，草稿模稜，方令小婿[金侃]騰出，孝章[金俊明]舍親家見而力阻

<sup>94</sup> 見歸莊：《歸莊集》卷三〈序〉，上冊，頁169。按：歸莊所序的書，即陳芳績：《歷代地理沿革表》(臺北：鼎文書局，1973年)。

<sup>95</sup> 見歸莊：〈西漢地理志注序〉，《歸莊集》卷三〈序〉，上冊，頁168。

<sup>96</sup> 參錢謙益：〈歸玄恭恒軒集序〉，《牧齋有學集》卷十九〈序六〉，中冊，頁821-22。

<sup>97</sup> 參趙經達：《歸玄恭先生年譜》，頁四十七下至四十八上。

<sup>98</sup> 見汪琬：〈與歸元恭書一〉，載汪琬：《堯峰文鈔》，《四部叢刊》本，卷三十三，頁一上至二上。按：趙經達在《歸玄恭先生年譜》正文將汪琬斥難歸莊之事，置於康熙十年(頁四十七下至四十八上)；但在年譜後的〈校正說明〉則已改此事爲康熙十一年(頁五十一下)。

<sup>99</sup> 參歸莊：〈答汪荅文民部書〉，《歸莊集》卷五〈書〉，下冊，頁342-43。

<sup>100</sup> 參汪琬：〈與歸元恭書二〉，《堯峰文鈔》，卷三十三，頁二上至三上。

<sup>101</sup> 參歸莊：〈再答汪荅文〉，《歸莊集》卷五〈書〉，下冊，頁343-46。按：鄧之誠在《清初紀事初編》指歸莊「與汪琬爭校勘太僕集，兩人皆卞急負氣，遂至口不擇言」(卷一〈歸莊〉，上冊，頁8)。事實上，如果單是校書而爭論，歸莊不至於那樣憤怒難平。試看汪琬〈與周漢紹書〉中所說：「抑僕又妄加揣摩，得毋元恭間從宦游，亦既授有官秩，而僕忽忘之耶？則僕生稍晚，自世祖章皇帝以來，即從事本朝，爲郎官爲小吏於京師。是故祇知本朝官秩而已，若元恭所歷，實不能知也。」(《堯峰文鈔》，卷三十三，頁四上)陳寅恪(1890-1969)在《柳如是別傳》解釋說：「夫玄恭與亭林同時起兵抗清，魯王(朱以海，1609或1618-1662，1645-1653及1659-1662監國)既授亭林以官職，則玄恭亦必有類似之敕命。鈍翁[汪琬]應知恒軒曾受明之虛銜，故挾此以要脅恫嚇。其用心狠毒，玄恭發怒，即由於此。至與周漢紹書，自『抑僕又妄加揣摩』至『實不能知也』一段，漢奸口吻，咄咄逼人，顏甲千里，可謂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下冊，頁1130)

<sup>102</sup> 參歸莊：〈與周漢紹〉，《歸莊集》卷五〈書〉，下冊，頁346。



之，謂頃之抄錄《考異》，本自留覽，今據此以駁，則抄之者為佐門矣，因匿其稿。尊公昨又力阻僕，謂彼刻《考異》，既沮之而中止，則《駁》亦可已。……若彼之《考異》刻成，而僕《考異駁》繼出亦未晚，今姑藏之以待，序文先奉覽。」<sup>103</sup> 由此可知，歸莊沒有刊印《歸文考異駁》，是因為得悉汪琬已停止刊刻《歸文考異》。<sup>104</sup> 不過，歸莊此後再沒有關於《歸文考異駁》的記載，而此書和序文都已失傳。

#### 4. 《自考錄》

不少書提及歸莊著有《自考錄》，惟都稱已經失佚。<sup>105</sup> 故其冊數、卷數、內容無從稽核。

### 三、年譜

#### 1. 《歸震川先生年譜》

謝巍編的《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稱歸莊編有《歸震川先生年譜》一卷，但「恐已失」。<sup>106</sup>

總括而言，歸莊不但著作豐富，而且也是著名的遺民，很有研究的價值。然而，若要對其生平思想作深入的研究，必須首先掌握其著作詳情。故此，筆者希望拙文能為進一步研究歸莊的著作和思想提供堅實的基礎。

<sup>103</sup> 同上注。

<sup>104</sup> 汪琬改變初衷，沒有刊印《歸文考異》，可從以下二文看出。首先，汪琬在〈與周漢紹書〉中說：「至於《歸文辨誣錄》〔即《歸文考異》〕三卷當俟異日刻之以示來世，知我罪我，聽之而已，鈍翁附記。」（《堯峰文鈔》，卷三十三，頁四上）後來，他在〈歸詩考異序〉中則說：「全集《考異》〔即《歸文考異》〕，卷帙頗夥，不能遽鐫版以行世，而其大指已見於此。」（《堯峰文鈔》，卷二十五，頁九上）

<sup>105</sup> 參金吳瀾：《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十〈著述目下〉，冊二十三，頁二上；謝國楨：《顧亭林學譜》，頁179。

<sup>106</sup> 見謝巍（編）：《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正編〉第八卷〈明代〉，頁290。

# A Study of the Works of a Ming *Yimin*: Gui Zhuang

(A Summary)

Wong Yuk-tung

Gui Zhuang 歸莊 (1613–1673) was born in the turbulent period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was regarded as a prominent Ming *yimin* 遺民. At that time, Gui Zhuang and Gu Yanwu 顧炎武 (1613–1682) were known to their contemporary scholars as “Gui the mysterious and Gu the strange” (*Guiqi Guguai* 歸奇顧怪).

Gui Zhuang was a prolific writer and showed an extraordinarily broad range of interest in various academic fields. However, due to financial difficulty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most of his works were not printed in his lifetime. It was believed that his son-in-law, Jin Kan 金侃 (?–1703), had collected and compiled his manuscripts after his death. It was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 his works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some scholars and part of his manuscripts were compiled and printed. In 1984, a new edition of *Gui Zhuang ji* 歸莊集 of ten *juan* 卷 was published by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It contains most of Gui’s extant writings.

However, some important questions concerning his works such as the number of his manuscripts, the circulation of his works, the discrepancy of different edition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the loss or existence of his writings have not been sufficiently addressed. This article is a thorough study of Gui’s works which aims at solving the above questions. Moreover, other work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Gui are also examined.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